人与自然

# 冬眠的冬

♣ 刘文方

天愈来愈冷了。凌晨一个人围着澧河散步，天地间浓雾弥漫，点点寒星把眼睛放入水中，却润不动它干涩的双目。河水沉默着，只有勤快的野水鸭拍打着翅膀呼啦啦从岸边往河中央而去，它绝对惊醒不了河水的美梦，只是画着自己悠然自得的圈子。

周遭仿佛冬眠似的寂静，就连鸡犬之声也难闻，仅有不远处偶尔传来汽车的轰鸣。河对岸的南山披着雾纱，影影绰绰，朦胧而庄重。山脚下，三两盏灯光若聊斋中的鬼火，忽明忽暗。

这个冬天，似乎一切都在冬眠。那山，那水，那树，那景。没有鸟鸣，没有绿叶，没有青草，没有红花，没有生机。只有一片干涩，一片肃杀。犹如我懒洋洋的文字，蜷缩在一个人的梦中，捂着被子，不肯起身，把自己藏在自己的世界里。

这个时候，人们也几乎都在冬眠，关在暖气间里，躲在被窝里，懒得出门，把自己的灵魂局促在一室之内，懒得做事。思绪仿佛凝固，思维也仿佛停滞。蛙、蛇、泥沙中的甲鱼，所有泥土中一切冬眠的动物早已深藏起自己的躯体和魂灵。没有蛙鸣的河，没有虫叫的大地，没有绿色的南山，少了无限的生机。

人毕竟是冬眠不起的。暮色中，小商小贩把浑身上下缩在各色各样的套子中，脚步匆匆地赶着路。暮色中，几只蹦蹦跳跳的麻雀争吵着，好像在寻觅枝头残留的野果或捡拾路边遗留的种子。暮色中，早读的学生，送学生的车辆从一夜短暂的冬眠中醒来了，不大一会儿，一切又平静下来。

天，渐渐地明亮了一些，但南山犹在云雾缭绕的梦中。河边的亭台，不远处的楼阁也若隐若现。茫茫雾失楼，渺渺人迷津。浓雾深锁着南山，深锁着亭台楼阁，深锁着我紧蹙的双眉。雾中独行，不想成仙，只是碰巧成了雾中画面的人物。

有些东西永远不会冬眠，比如爱，比如情。亲人之爱，朋友之情，家国情怀。冬眠的冬，是一种孤独，一种难耐的孤独和寂寞，犹如情到深处。冬眠的冬，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和记忆，暂时埋葬心底的思念在发酵，默默孕育着爱恋，孕育出一个崭新的春，孕育一个下辈子牵手的承诺，和你牵手奔跑在绿树红花、草长莺飞的春光里。也许这冬眠会很长，或许一生一世，或许来生来世。但冬眠不是忘记，那是一种牵挂的疼，疼得麻木，但绝不是遗忘。

讨厌也罢，喜欢也罢，冬眠的冬一如既往地默默不语。突然间，我倒羡慕起冬眠的动物来。或许这是一种逃避不起的怨恨和嫉妒，或许是不能深谙冬季哲思的浅见和愚昧。

我绞尽脑汁地边走边悟。其实，这冬眠的冬何尝不是一种新生命的孕育呢？山、树、水、草，所有的生物都是一种闭关修炼，都是在沉下心来的一种思考和悟道。它们没有在沉默中灭亡，它们只是在感悟着一生一世生死的轮回，体味着生活的真谛，思考着生命的价值。

冬眠的冬是一种休养生息，是一种智慧的沉默。藏而不露的冬眠，暂避风霜雨雪的利剑。冬眠的冬是一种厚积薄发的沉淀和等待，冬眠的冬，单等着那一声滚滚而来的春雷，那一定是出征的战鼓，那一定是冲锋的号角。

冬眠过后，万物苏醒，春和景明……

史海钩沉

# 杜审言与崔融

♣ 宋宗桃

唐朝文人中有很多对知己，比如李白和贺知章、元稹和白居易、刘禹锡和柳宗元、韩愈和孟郊等等，但是，也许您并不很清楚，初唐的杜审言与崔融也是一对情深谊厚的知己。

提起杜审言，知道的人并不多，但要提起杜甫，恐怕不知道的人很少。杜审言是杜甫的爷爷，武则天时代的大诗人，青年时与崔融、李峤、苏味道并称“文章四友”，时人号称“崔、李、苏、杜”。这四人中，以杜审言的职务最低，但以杜审言的诗写得最好。杜审言除诗名外，还被后世视为律诗的奠基人之一。明代学者胡应麟称：“初唐无七言律，五言亦未超然，二体之妙，实为杜审言首倡。”明末学者王夫之亦高度评价杜审言的诗歌成就，说：“近体梁、陈已有，至于杜审言者而始业叶于度。”崔融是这四个人中年纪最小的，职务虽然没有像李峤和苏味道那样做到宰相，但却最有才，对社会、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一个。崔融比杜审言小七八岁的样子，长期担任右史（负责记录皇帝言行），官至凤阁舍人（正四品，起草诏书，权力极大，俗称备位宰相），于军事、经济和文学诸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。崔融的《拔四镇议》《请不税关市疏》《谏禁屠议》《武后哀册》都堪称宝贵的政治、军事和经济文献，有着极高的历史价值和参考价值。特别作为文人的崔融，对于律诗的成型贡献巨大。由于编选《珠英学士集》，著《唐朝新定诗格》，其对律诗成型或曰定型所起的作用或与沈佺期、宋之问在伯仲间。当代学者周祖撰《武后时期之洛阳文学》甚至这样说：“固知律诗之定型也，实经多人长时间之摸索研讨，未可归功为一二人也。必欲探求至某人方定型，窃以为归之沈、宋，不若归之崔融之为近似也。”此说虽为骇俗之论，也是通达之论。由此可以知道，崔融是罕见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学全能型人物。

在“文章四友”中，以杜审言和崔融最为要好。杜审言虽然年纪长些，但脾气大，耿直，难免得罪人，所以仕途一直不顺。相比之下，崔融的性格就要好得多。由于崔融长期在武则天的身边担任右史和凤阁舍人，常在关键的时候为杜审言美言。《新唐书·杜审言传》说：“膳部员外郎杜审言为融所奖引。”如此看来，如果没有崔融的周旋，杜审言恐怕连这个从六品的职务都难混上。

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（696年）五月，契丹攻陷营州（治所在今辽宁省朝阳市），七月朝廷命梁王武三思为榆吴道安抚大使，东征以防契丹。崔融作为武三思幕府掌书记也随军东征。杜审言前为好朋友送行，写下了《送崔融》：君王行出将，书记远从征。祖帐连河阙，军麾动洛城。旌旃朝朔气，笳吹夜边声。坐觉烟尘扫，秋风古北平。崔融亦写下了《留别杜审言并呈洛中旧游》：斑鬓今为别，红颜昨共游。年年春不待，处处酒相留。驻马西桥上，回车南陌头。故人从此隔，风月坐悠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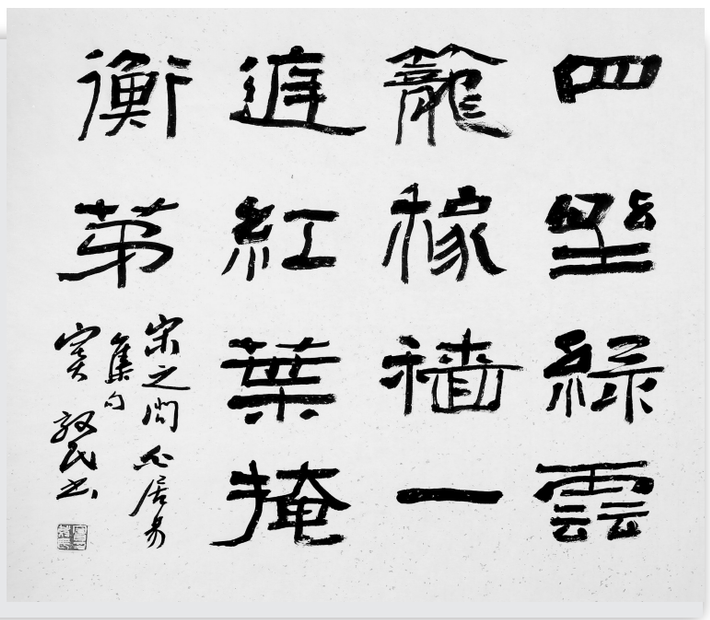
对比两人的诗，杜审言从国家大局着眼，不言私情，预祝崔融早奏凯歌，给崔融的完全是正能量；崔融则抒发了恋恋不舍之意，都是符合身份、符合环境的上佳好诗。

神龙元年（705年）正月，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，逼迫年迈的武则天下台，并且将武则天重用的数十名朝士贬逐岭南等蛮荒之地。崔融由于曾是东宫旧人，到了相对较近的袁州（治所在今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），而杜审言则被弄到了峰州（今属越南）。数月后，崔融就被赦回，杜审言则到了第二年才回到洛阳。神龙元年十一月，武则天去世。崔融受命写《武后哀册》文。由于悲伤过度，“用思精苦，遂发病卒，时年五十四”。

崔融去世后，杜审言不仅为崔融写了“悼词”，还为之服“缌麻”丧。

由于杜、崔关系实在是好，于是就有人臆会说，崔融是杜甫的外公。这就属于过度解读他们的友谊了！

百姓的领路人（国画） 张宽武



四野绿云笼稼穡 一庭红叶掩衡茅（书法） 窦效民

新书架

# 《我们的时代》：全景再现三十年社会变迁

♣ 胡玉萍

今年是互联网诞生50周年。50年前，我们一无所有，在黑暗中摸索。50年后，我们坐拥8.54亿网民，阿里巴巴、腾讯、华为等多家本土互联网企业的突破性发展，牵动着世界关注的目光。

从1988年国务院批准成立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，到1994年中国实现了与因特网的全功能连接，再到今年5G的成功研发引领全球，电商“双十一”成交额引全球惊叹。短短30多年，中国互联网实现了从无到有、领先世界的发展历程。然而，市面上却少有文学作品记录下这一辉煌变迁。

直至近日，中国新商业小说领军人物、著名作家王强携手人民文学出版社、云莱坞推出最新作品《我们的时代》三部曲，聚焦中国互联网发展历程，全景展现中国创业者在新浪潮下的开拓征程，填补了这一空白。同时，小说在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之外，还融入了众多时代共同的记忆。由于作者王强亲身经历，并深入参与了IT互联网产业在中国的发展，熟知IT互联网行业国内企业和外企的文化与氛围，书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极具时代真实感，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。

百姓记事

# 挨骂的福气

♣ 马海霞

上周回家，因琐事被母亲数落了一顿，心情很是烦闷，上班时和同事吐槽，王哥笑着说，他经常被母亲骂，母亲骂他和唱戏一样，表情语言都特别到位。

王哥母亲是天津人，一开口就招人喜，骂人也能骂出相声味儿，王哥当然不烦了。王哥说，才不是呢，幼时母亲骂他，他不敢还口，任凭她骂。后来长大了，开始叛逆了，母亲骂他，他便顶嘴儿；后来他参加工作后，人也懂事了，挨母亲骂的次数也少了。后来成家立业，母亲对他客气起来，反而让王哥觉得不舒服。

前年王哥父亲去世后，母亲搬来和王哥一起居住，感觉更生分了，有种客居在儿子家的约束感。一次王哥和妻子吵架，被母亲劈头盖脸一通骂，说到生气处还狠狠捶了王哥几下。王哥说，那次母亲对他又骂又打，他心里反而挺高兴，因为母亲又变回了自己小时候的那个母亲了。

王哥感慨道，他有次去一位同学家里，同学母亲平时住在乡下，冬天搬到市里儿子家的楼房居住。王哥那天去时，只有同学和母亲在家，做饭时，同学嫌母亲唠叨，竟然当着王哥的面说了母亲几句。母亲本身在儿子家住就非常拘束，再被儿子数落，感觉自己更多余了，那天虽然王哥极力化解尴尬气氛，但母亲依然有种比王哥还“客人”的感觉，还悄悄对王哥说，人老了，指望谁也不行，住谁家都招人烦，等明年开春暖和了，她就回老家。

王哥说，其实同学还是很孝顺的，平时开了工资就给母亲养老金，但同学没有意识到，儿大三分客，父母对待成年子女的态度，随着父母变老，这种客气也在加剧，因为毕竟人到老年用到子女的地方渐多，若父母经济上还需子女孝敬，他们心里更恐慌。这时子女应该对父母多些客气和尊重才是，以缓解他们的不安。

我恍然大悟，如果父母到了老年，依然敢像小时候那样教训子女，和子女说话无须客气，那么真该恭喜，因为你的父母还是你的父母，他们即使吃你的用你的住你的，也觉得你家便是自己的主场，他们活得没有拘束感，和子女相处没有隔阂。

王哥每次被母亲骂都要“显摆”一下，看得出王哥非常在意母亲把儿子家当主场的感觉。王哥说，如果自己活到八十岁，还能对外人谈起“我刚又挨了老娘一顿骂”，那该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儿呀。

小时候挨父母骂，自己感觉委屈；少年时挨父母骂，感觉没面子；若你已到中年，父母已老，他们还能像你小时候那样骂你，真是你的福气了。

小小说

# 老蔡上楼

♣ 薛培政

“我是一个小呀小苹果……”天刚蒙蒙亮，老蔡就被窗外跳广场舞的音乐吵醒了。

“这群老妖精，早早晚晚就是不让人安生！”他一把扯过被子蒙住了头。

社区组织老年活动队，他被人动员过好几回，每回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咱庄稼人侍弄庄稼才是本分，那咋咋呼呼又蹦又跳的，像啥鬼样子，不去不去！”今儿被这高分贝的音乐吵醒，胸膛那股闷火燃得更旺：“上楼，上楼，上这龟孙楼，早晚要闷死在笼子里！”

合村并社区后，晨起没了鸡鸣犬吠、牛哞羊咩，闻不到混着青草味儿的空气，作为回迁户上楼的老蔡，就像不服水土的花木，整天蔫不唧儿。

站在自家6层阳台前，高高矮矮的楼群连成一片，再也看不见田野和庄稼，再也不见当年庄稼地里的人欢马叫。他痴痴地往下看去，去年种白菜的那块地上，塔吊耸立，机器轰鸣，工人忙碌，一幢新楼正在开挖地基。

“那块地呀，被俺侍弄得真肥，一脚能踩出油来，种啥长啥，可没少收获……”想的次数多了，他就变得像祥林嫂，见个人就说那菜地好，见个人就说稀罕种菜。没人搭话便罢，见有人递腔，老蔡就更来劲儿，直说得嘴角泛白沫：“四邻八乡谁不知俺会侍弄地，种得一手好菜？县里乡里，这奖那奖，俺啥时也没落下过。”

合村并社区前，村子叫蔡家洼，村民祖辈种菜为业。17岁他下学，爹说：“儿啊，人生一世，离不开吃穿二字，咱把菜种好，可比干啥都强。”他听爹的话，几年过去，成了种菜的头把式。

他能吃苦，头脑又灵活，不甘心传统种植法，远赴寿光取经，种大棚蔬菜，收入翻倍涨。有人来学习，他也不保守，管吃管住管教技术，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。

前些年，喇叭里吆喝要合村并社区，征收村庄和菜地。他懵了，一步就跨到村委会：“把地卖了吃啥呀？你们这些个败家子！谁敢卖俺那菜地，俺就和谁拼命！”命当然没拼成，眼看着高楼一座座起，他感到全身的血都被抽干了。

老伴儿怕他气出病，拽他出门遛圈儿。往西走出几里地，一块被圈起长满荒草的地吸引了他。他背着手，围着地走了一圈，又走了一圈，若有所思一番后，他对老伴说：“有了。”老伴狐疑地望他一眼：“有啥？”他狡黠一笑道：“嘿嘿，到时你就知道了。”

回到家，他在储藏室里弄出一堆乒乒乓乓的动静，老伴问：“老东西，你拆楼呢？”他伸出脑袋回道：“我找几样东西，你甭管！”老伴讥讽他：“又闲得抽风哩！”他便不搭腔了。

找出原先的铁锹和筢子，他扛起就走，往那块荒地的草棵里一站，他几乎就成了领主：“现成的地，荒了多可惜，先种季蔬菜再说！”

打那，他像上足了发条的钟表，每天汗一身，土一身，泥里来，土里去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没过多少日子，种上的时令蔬菜就长成了。素淡的蔬菜清香，一阵阵沁入心脾。累了时，他坐在畦头地边，边吸烟边欣赏一畦畦青菜：亭亭玉立的蒜苗，碧绿如玉的菠菜，苍翠欲滴的小白菜，散发香气的芫荽，还有间或传来的虫鸣，让他找回了久违的田园乐趣。

蔬菜收获多了，自家吃不完，就放到楼前，任邻居们取用。听人夸吃他种的菜干净放心又省钱，心里乐得都不好言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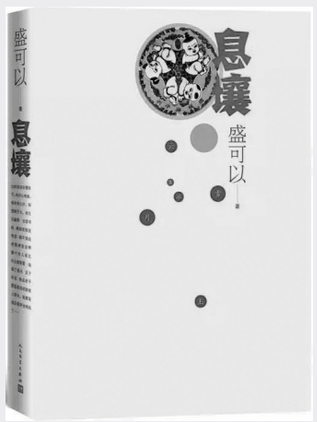
那股兴奋劲儿过后，他心头却总会闪过一股朝不保夕的危机感。他知道这样找来的菜地，就像清晨的露珠，失去是一刹那的事。这不，他刚把这季的地整成菜畦，还未下种，一辆辆挖掘机就“突突”开过来了，眼看着软软的菜畦瞬间变成基坑。

往后，他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，变着法儿在圈起的空地上种菜，有时半年，有时几个月，总被塔吊林立的工地撵来撵去，就像败下阵来的士兵，一天天不停地向外围退守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他被撵到了城市边缘的山跟前。

铅灰色的天幕下，他孤独地望着灰蒙蒙的楼群，禁不住茫然自问：“往后的日子，该怎么打发呢？”

连 载




他没有直接问及那件事。她也没说。她感觉他在电话里竖起耳朵，努力倾听她这边的一切，似乎可以找到他要的答案。彼时几个男学生哼着歌从她身边经过。体育场吹来比赛的哨声。啦啦队呼声四起。高高的胡杨树叶子哗啦啦响。好几次她以为他要问出那句话：“问题解决了吗？”

“别担心那是我的事。”这便是她将会给出的答案。

他们的感情关系在她告知怀孕以后戛然而止。小黑点超出了爱情戏的范围，是多余的，他像一个导演那样要求她拿掉这个小角色，他忘了她是制片人，决定权在她这里，她甚至可连导演都换掉。她没有流露出任何关于小黑点的信息，以及如何处置它的意向，就像他们之间不存在那回事一样。这时候她尝到了一点快意，像刀尖一样冰冷，然而她真的感到愉悦。她永远都不会告诉他这个处理结果，再过一阵她将拒接他的来电。小黑点会不会在他的头脑里渐渐长大，会不会长成一团黑影覆盖他窗口的阳光，夜晚在他睡觉的时候像梦一般压住他的胸口。她不管。那是他的事情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承担的部分，即便是虚空。

他们断了联系。她实在想不出任何继续下去的理由，也许他也一样。无声的小黑点是一个终止符。她偶尔会在网络上看到他的消息，访谈、照片、新著，他的生活并没有受小黑点影响。她注意到他喜欢在访谈中说 我的妻子有时还会放上他和妻子的合影。从前他没这么做过。

她过了一段非常孤独的日子，灰暗且细雨绵绵。她的痛苦是后来慢慢呈现的，好像溺水者尸体过了几天才浮出水面，体积膨胀了好多倍。有时候她在讲课，讲着讲着就会难过起来。走在路上也会莫名的伤感。她忽然觉得疲惫，不像过去那样总有不歇的斗志，老了许多。这时候她才知道自己对他是多么倾心，她曾经认为一生中那么燃烧一次无怨无悔才算得上爱过活过。现在她不是后悔，只是在修正过去的观点。如果爱和痛不能割离，她情愿不爱，因为痛比爱更深刻更漫长，就像生长与发芽的关系。

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真正结束一切。她时常想，如果政策允许所谓问题就不是任何问题。到后来她已经忘了夏先生的话，忘了他这个人，忘了她对他如何倾心，转而思考关于女人的基本权利，在同样的制度背景下，一定还有很多女人同样作出了迫不得已的选择，一定还有女人仇恨那个在她子宫内播下种子却拒绝果实的男人。也就是那件事过去一年之后，她随便嫁了一个人，没办酒席，没有婚礼，甚至连婚戒都没戴热就摘了下来。她做了一件不少女人做过的蠢事，幻想嫁个人会改变局面，结果弄得更糟。她很快就离了。

结婚不能改变局面，但一结一离就彻底改变了生活结构与心态。她什么也不想了，将所有的精力投入教育事业，38岁那年评杰出教师，和一个小两岁的财经主笔结了婚，感情稳定。双方身体正常，但她一直没能怀孕。她暗自将这视为报应。财经主笔的态度是顺其自然，有便有，没有也无所谓，他和她都能把日子过好。财经主笔不是独生子，他的哥哥已经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，因此也没有来自自家族方面的压力。这些是财经主笔亲口对她说的。他也在外面称她为：我的妻子。她曾经希望夏先生将我的妻子这顶花冠戴在她头上，她的财经丈夫完整地填补了那片虚空，并且满溢出来。她后来辞职画画，画的与女性有关，身体和器官，在或灰暗或鲜红的背景中呈献不同的状态。艺术界评价她为女性主义画家，将她比作墨西哥女画家的弗里达，因为她们的画里表达出某种相似的痛苦。

当她超过四十二岁仍然没有生育时，人们开始替她着急。城里的人推荐不孕不育名医，村里人推荐草药偏方还有观音庙。她和财经丈夫一概谢过，他们决定做丁克夫妻。于是人们便不好意思再操心了。但村里人又有种言论，说初安运的坟址并不是真的好，瞧瞧他们家傻的傻，死的死 该生育的没生育，不该生育的挺着肚，该结婚的没结婚，结了婚的闹离婚。

12

这些天人们看见初秀挺着肚子，衣服少得仅遮住了该遮的地方，摇着一把京剧脸谱纸扇直喊热死人了，好像她是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水土不服。人们盯着她的肚子和她带着婴儿肥的脸，看她不以为然到处招摇，连思想最开放的那几个人都觉得她过了头，应当收敛一点，不过是怀上了无主的野种，没有什么光彩的。

她无忧无虑不当回事，嚼着口香糖，捡石儿扔向湖里的鸭子，还弄根长竹竿套白塑料袋，仰着脑袋寻找知了。这使人们觉得自己派不上用场，他们的同情、怜悯心、乐于助人的善意，以及温暖的乡邻情感统统都憋在心里，一丝都释放不出来。

大家都记得，那一年村里的李家二姑娘谈恋爱出了事，忽然神智错乱语无伦次，两眼恐惧好像看见了鬼，见不得水和光，头几个小时人们将李家围得水泄不通，献计献策，包括给她灌煤灌粪的偏方。半夜还有人轮班守着她，第二天来看望的人也挤满了房间。在李家二姑娘清醒的时候，赶紧给她讲人生道理，做人要看得开看长远，还举例佐证。这期间全村人的精力心思全扑在李家二姑娘身上，几至茶饭不思，村人在路上见面便问二姑娘怎么样了，有些人不是在二姑娘身边，便是在去看二姑娘的路上。有爱办实事的人亲自去请来了通灵的巫婆为她画符念咒，人们认为二姑娘是个好姑娘，都等着看好姑娘的好下场而不是这种结果。半个月后，仍然有不少人吃了饭就来看二姑娘，她身边还有六七个人在为她忙这忙那。事情由春天到了秋天，经过整个夏季，人们才接受了二姑娘的事实，因为她总说些成仙得道的胡话，摊开手臂在田野里飞，人们便给了她一个绰号：二仙女。二仙女这样疯癫了两年，有天夜里掉进湖里淹死了。有人说她是投湖自杀，因为她自小就会游泳。

这时提起二仙女的事情，只是为了说明人们多么热爱周围的事物，他们简直是把热情良善当诱饵来垂钓别人的不幸，两眼鱼钩银光。

不光这样，人们经常听到初秀唱歌，戴着耳机，有时在自家地坪上，有时在孤寂辽阔荒芜的田野里。歌录下来从手机里播放，还配了音乐。人们后来才知道她用了一个网络K歌软件。没几天村子里日夜都有人唱手机卡拉OK，在入夜静得瘆人伸手不见五指的乡村黑夜，那些唱破了走调了的唱腔惊得笼子里睡熟了的鸡都扑打翅膀，发出阵阵骚乱，夜鸟从树林里飞出来，落到更安静的地方。